儿时的收音机

□张燕峰

每一个中年人的情感里,都有一段美丽的珍藏,这段珍藏大都与收音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想到儿时陪伴我度过无数贫瘠岁月的收音机,心里总涌动着一股暖流,情难自禁。

五岁那年,一天回家,刚走到门口,屋里便传出一阵很美妙的歌声。咦,是谁呢?一头扑进屋里,举目四顾,并无旁人,爸爸妈妈都在笑眯眯地望着我。当发现声音是从一个黑匣子里传出的时候,我惊讶极了。我瞪大了眼睛,像兔子一样蹿了过去,轻轻地抚摸它。空灵曼妙的歌声在简陋的小屋弥漫开来,花儿一样静静绽放。看我神情陶醉,爸爸说,傻孩子,这是收音机。

从此,收音机成了我儿时最好的伙伴,陪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童年时光。

那时,听得最多的是小喇叭节目。当收音机里传出“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时候,我的一颗小小的心脏里如同涨潮的大海,禁不住澎湃起来。当孙敬修爷爷讲小红帽的故事,我不由得把自己想象成小红帽,当小红帽遇到大灰狼,我就紧张得浑身哆嗦,似乎我也与大灰狼一路同行。当小红帽得救了,我竟如释重负,高兴得跳起来。

后来,又陆续听了评书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和《隋唐演义》等,正是从这些评书中,我了解到中华民族一段段风云激荡的历史,认识了许多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培养了我最初的爱国主义情怀。

由于太痴迷于听收音机,妈妈喊我吃饭、干活,我都充耳不闻。因此,屁股上没少挨妈妈的巴掌。有时候,当我正专注于听收音机,猛然看到妈妈气势汹汹而来,我料想不会有好结果,便把收音机抱在怀里,撒开脚丫落荒而逃。妈妈看到后,先是大惊失色,然后瞬间变为和颜悦色。当我意识到妈妈是怕我仓皇奔逃时摔坏收音机,于是,一发现妈妈变了脸色,我便做出抱着收音机四处逃窜的样子,妈妈只好作罢。

当我离开家到几十里外的中学读书的时候,收音机已明显有些老迈,当初鲜亮的外壳已经暗淡无光,声音低沉喑哑,还常常传出沙沙的声响。那时,电视机已经纷纷亮相寻常百姓家,我家里也买了一台。从此,伴随我给了我童年无穷欢乐的收音机就光荣地退休了。妈妈用干净的毛巾把它擦拭一番,又用一块新绸布把它蒙住,放在箱子里。

二十年后,当我漂泊他乡重回故乡的怀抱,妈妈指着那个箱子说,这里存放着你小时候的宝贝,喜欢什么就带走吧。我颤抖着双手,小心翼翼地揭掉蒙在收音机上的绸布,就像结婚时为我心爱的姑娘揭掉盖头一样。

我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儿时的欢乐隔着三十年岁月的风霜,山呼海啸般地扑面而来。我的双眸湿润了。

旧货市场里的旧书店

□吴庆钧

我住的地方,离小麦溪旧货市场不远。每天吃过饭,我都会沿着街道信步走上两圈,时不时地会逛到小麦溪旧货市场,不买东西,就逛一逛,看一看。

偌大一个旧货市场店铺林立,大部分是出售二手家电、厨房设备和桌椅床凳的,当然也有少部分商铺出售的东西比较新奇或另类。有一家店里专门卖已经消失在我们视线里的石磨、石缸、石槽之类的,布满黑褐色的青苔和污垢,看上去有段历史了,不由勾起了我儿时的许多记忆,一时间觉得亲切无比。但也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购买这类东西,反正我去过那么几次,都没见有什么顾客,摆在店门前的石器也一件不少。

在五花八门的店铺之间,我发现了一个好去处,那是一间旧书店。老板娘躺在店门口的藤椅上打盹,店里靠墙两边各是一排红木书架,中间是一溜儿长桌,书架上和长桌上都挤满了书。那些书纸张泛黄,灰头土脸,薄的挨着薄的,厚的压着厚的,像是被冷落了的精灵,正互相挤着取暖。这些书有些年头了,似乎还散发着一股霉味儿,却让我顿时眼前一亮,精神一振,脚步被磁铁吸住了一般,不由自主走了进去。

这有多少书呀?四五十平米的店里,书架上,桌子上,桌子下面,甚至过道上,全是书;有手抄本的《可兰经》,也有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有一九五零年的旧报纸,也有蒙了灰尘的红宝书,还有成百上千本儿童连环画(我们小时候叫的小画书),也有掉了封面的外国名著……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每一本书都那么沧桑那么沉重,每一本书都让我爱不释手。

这间旧书店,无疑是小麦溪旧货市场最有文化气息的一间店,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炫目的招牌,没有漂亮的书架,但这都没关系,满屋子古朴的书比什么东西都熠熠生辉。每次我来,都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伫立书架前,安静地翻阅自己喜欢的书,都市的喧嚣在这里安静了下来,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在这里慢了下来,浮躁和欲望在这里得到了过滤。他们和我一样,在这些旧书里找寻逝去的时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汲取知识的甘露和做人的正能量。走的时候,花上不多的几块钱,便能抱走几本喜欢的旧杂志,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每次从旧书店里出来,我都恋恋不舍,生怕有一天,它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高楼大厦间,让我寻觅不到踪迹。

可爱的婆婆

□郝长青

婆婆今年七十多岁了,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银白色的头发,慈眉善目,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能干、善良、慈祥的老太太。

说起我的婆婆话可就长了,婆婆小的时候命苦,3岁时跟她母亲出来逃难流落到献县,母亲病死在路上,她一个人可怜巴巴地在树下哭泣,引来很多村民围观,陪她落泪。那年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大伙无能为力只有叹息。当时我的奶奶也在其中,一个邻居说:大婶子你领回家去吧,你家仨儿子也没有闺女,领回去给你当闺女吧。就这样奶奶把她领回了家,婆婆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姓甚名谁,爷爷就让她随了李姓还给她取了个名字。长大后奶奶舍不得把她嫁出去,经她本人同意,由奶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自己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公公。当时公公是八路军,后来又和他哥去抗美援朝,大哥牺牲在朝鲜战场,奶奶经不住打击一病不起直至去世。其间都是我婆婆侍候,出门买东西或下地干活,她都把奶奶背在身上带在身边。

婆婆没什么爱好,特别喜欢养花种树喂养小动物,不管谁家孩子养的小鸡小鸭小兔长大了楼房里不能养了,就都给婆婆送来,在我们那条胡同里,从80岁的老人到刚学会说话的小娃娃都叫她“李奶奶”,一说“李奶奶”没有不知道的。

婆婆手不是很巧,活也不是很精细,但是她样样都能干,几个孙子的棉衣早早就给做好,天冷保准能穿上。婆婆对饭菜不太讲究也不会做什么好菜,对于她来说,最好吃的饭就是饺子,所以我们几个儿媳第一天进门吃的都是饺子。婆婆最拿手的就是烙大饼,她烙的大饼层多还酥软,看着就想吃。她还会腌咸菜,什么疙瘩头啦,韭菜花啦,冬菜、茄子、咸蒜等等,这些小菜很是地道,瓶瓶罐罐摆满厨房窗台,谁吃谁自己拿,我就经常往家捎。

婆婆疼人,几个孙子都是她带大的,现在为了孙子竟学会了炸薯片,味道还不错,不次于超市里卖的。对于我们也是一样,谁有个头疼脑热她都会跑来探望。有一次我因病需吃中药,她怕我们上班没空,硬是把所有的药都熬好,装进瓶子,放在冰箱,让我喝起来方便。对于我公公更是百般关爱,她觉得公公南征北战一辈子不容易,变着花样地为他做吃的,在公公病重期间端屎端尿,精心侍候无微不至。公公去世后她一下衰老很多,这样青梅竹马患难与共的老夫妻的感情是可想而知的。现在公公已去世四个年头了,每当上坟的日子,她都会早早买好东西,嘱咐我们带上。

外人都说我们孝顺,其实是我婆婆的仁慈、厚道、善良影响了我们,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太太,她给了我们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我们是美满幸福的一家人。

征稿启事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舜华堂》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东城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东城地理”主要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主要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投稿邮箱:qlwbjrgx@163.com。